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賈音古○正義曰陽

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

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

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

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

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

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

索隱曰質

舊音致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索隱

曰非嫡正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



讀為畫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

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泰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孫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

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

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

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

正義曰適音嫡

獨華陽夫人耳今

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日暮

在前者爭為太子矣

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孫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孫秦太

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

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

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

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

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  
 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  
 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  
 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

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

夫在則重尊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  
 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  
 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

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  
 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  
 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  
 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  
 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  
 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

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

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

上云此奇貨可居也

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

徐廣曰期十二月也



○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  
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  
生子政子楚遂

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  
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  
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  
女也得匿以故毋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  
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  
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大  
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  
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  
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  
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

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  
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  
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  
曰食藍田十二

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  
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莊襄王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  
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

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  
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

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

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  
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



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

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

帝更名渭城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

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

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

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

之正義曰上音輔謂官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

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

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

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

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

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

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

后獨別葬杜東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勿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

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

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嫪與侍



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頭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於是秦王

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

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

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

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

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

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

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

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

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駟索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毋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毋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

薨諡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

誅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

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

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曰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毒毒敗亡

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謫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

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

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

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

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

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相公

索隱曰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

相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

以其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歸

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



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相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

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

如與之於是相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

復予魯其後百六十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

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

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

負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

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

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

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

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未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

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

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

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

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

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安待之九年

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



有潜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潜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

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

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

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而具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

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

親戚也夾立待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

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使專諸置匕首魚

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

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

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

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

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所知名

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

為去而事智伯

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

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索隱曰謂初以酒灌

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

漆其頭以為飲器

索隱曰按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

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榼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

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悅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

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

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索隱曰卒音足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

身為厲

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賴耳

吞炭為

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

以變其音也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

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

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

所欲顧不易邪

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何乃殘身苦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



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

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

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

也既去項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

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

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

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

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

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

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

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

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

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

三十里 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

子事韓哀侯

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

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

與韓相俠

累有卻

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

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

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

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

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

旦夕得甘毳

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

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

為夫人麤糲之費

正義曰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嫗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

王過夫人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也

得以交足下之驩

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

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

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

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

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

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

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

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

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

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

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

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

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禽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

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

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

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懸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一作嬰○索隱曰榮其姊名也聞有人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

其名姓暴其屍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其

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

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

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

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

雅云恙憂也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

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

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

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

○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足松反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皆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

濡刃心若勇躁則必輕死重難並如字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

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



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

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

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

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

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古臚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

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

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

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

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趨又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

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

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

矣索隱也振救也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

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

索隱

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

其

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正義曰惛音昏

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是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抹索隱曰蔽音足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由光

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優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官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借稱孤也又劉向云

丹燕王喜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

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

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

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

以重利

索隱曰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

秦王貪

索隱曰絕句

其勢必得所願矣

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

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  
 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  
 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  
 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

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  
 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

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久之荆軻未有行  
 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意秦將王翦破趙虜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  
 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百暮度易水則雖  
 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  
 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  
 有督亢亭○索

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  
 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氏說是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  
 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  
 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  
 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  
 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搃其脅徐廣曰搃音張鶴切○索隱曰搃謂以劍刺其脅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

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

進徐廣曰搃一作搃○索隱曰搃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曰此臣之

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

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

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索隱曰焯染也音忽潰反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人便死也乃裝為遺荆

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

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

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

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

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

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

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



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

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

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城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

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匣以次進

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

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

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執匕首搤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

索隱曰室謂鞘也

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搤其臂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

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

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

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



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

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余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劔索隱曰王劔曰古者帶劔上長拔之不出室負劔遂拔

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索隱

曰擣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擣秦王决耳入銅柱火出秦王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首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且以藥

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

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

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

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

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遂太子丹荆軻之客

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



○索隱曰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鵬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

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名使前擊筑

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

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

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用說者

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與筑打秦

皇帝索隱曰打音普上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

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

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殿門木烏生肉足也

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

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



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  
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彰弟哭市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皆

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曰楚上蔡

年少時為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

內文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

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

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

覓強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各所刊專二十七



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事成孰時

處卑賤之

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曰禽鹿猶

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強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耻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

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

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

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

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

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夫也幾

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疆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

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索隱

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

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

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

正義曰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今諸侯服

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徐廣曰騷音掃

○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

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息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

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

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

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

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

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已而覺秦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

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

時義亦未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臣聞吏

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

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

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

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求不

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

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

并國二十或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

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

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其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

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南

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

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三



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也然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

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

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潁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也

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靈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索隱曰馱音決馱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簪傳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綯

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甕叩鏡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

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甕也音於貢反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甕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

者索隱曰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

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

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

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

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



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  
 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  
 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  
 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  
 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  
 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  
 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  
 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

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

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

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

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

今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  
 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  
 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今同之 治離

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  
 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

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

並海上北抵琅邪

正義曰今沂州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

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上使監兵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邾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

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

也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

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

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徐廣曰一作輜車

百官奏事上食如

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輳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

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

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



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謫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謫亦淺義古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官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

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

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

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

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

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

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二世不安

齊桓兄弟爭位

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

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云安足為謀也

高曰

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

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黑之智今釋

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

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

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

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

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

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

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

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

使臣將二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



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

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

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



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

史記正義曰砒音貯格反○索隱曰砒音宅與磔同

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躄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

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

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

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

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

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

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

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

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

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

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

也櫟木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

土匭徐廣曰啜土釧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

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禹鑿龍門

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決滹水致之海徐

曰致一而股無胈胈皮膚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李其友傳二十七

四百四十一

戴仕



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

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責者察也察

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

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

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

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夫棄灰薄

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

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

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

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狎牧其上詩云狎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狎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

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



笑反壘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乎壘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

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

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

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誣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

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

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

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

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

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

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

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

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

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



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  
 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  
 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  
 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  
 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  
 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  
 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  
 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

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

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

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

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

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

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

固我哉

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

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

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

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

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

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

方作殼抵優俳之觀

應邵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

者相抵觸也文頴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殼抵即角抵

李斯不得見

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

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

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

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

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

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

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

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

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

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乂治安今行逆於



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更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



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

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夫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壘

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壘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



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也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

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

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

臣百官皆畔不適

徐廣曰適音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

降軹道旁

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

自齊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

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

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

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

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

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



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

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

築長城因

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徐廣曰屬隴西

至遼東

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

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

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

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

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

諸趙䟽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

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刑僂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

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

也

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

正義曰九原郡

今勝州連谷縣是

直抵甘泉

正義曰宮在雍州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

泉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

索隱曰並白浪反

北走琅邪

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

則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

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



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

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

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

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



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

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

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道

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日執事有罪殃日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

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五即今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

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

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

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

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

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父徐曰恬罪固當死

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

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

城亭障漸山湮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

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瘳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五 二百二十七 魏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德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